

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叙录

巩本栋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共得30种,其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这些总集的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一一皆可考论。唐代唱和之风甚盛,士人所重,结集之多,为后代所不及,其中以君臣、郡邑府主与幕僚之间的唱和为多,反映出君王对诗词唱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诗词唱和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方式之一,对后代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4-0102-11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词唱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值得深入研究。诗词唱和作为文学创作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文学集团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唐五代唱和诗词创作极为繁荣,不但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大为增加,涌现了大量优秀作品,而且形式多样,手法巧妙,成为唱和诗词发展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唐五代唱和诗词文献,可分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和散见于别集中的唱和之作两大类,而尤以前者为要。对这些唱和诗词总集,学者曾有关注。如吴企明《“唐人选唐诗”传流、散佚考》^[1]、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2]184-222、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研究》^[3]、陶敏及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4]、饶宗颐《词集考》等^[5],都涉及到唱和诗词集,并有颇富启发性的论述。然诸先生之作既非专论,也往往角度不一,侧重不同,对唱和诗词总集的认识与鉴别,对编者和编纂过程、宗旨、体例,以及特点、评价、流传、版本与存佚状况等,或含混不清,或不能一一顾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前人详者略之,略者详之。凡可确定为唱和之作,且今存或部分保存的唐五代唱和诗词集,皆在考察范围之内。已完全佚失或虽为问题共作但并非唱和之作者,概不阑入。

一、《存抚集》十卷,编者不详

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人送李嗣真等奉使唱和诗集。编者不详。据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诸使上”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举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6]卷77“诸使上”,p179。原集久佚,《全唐诗》卷六二存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排律1首,即此集中诗。

二、《景龙文馆记》十卷,唐武平一编

* 收稿日期:2013-03-07

作者简介:巩本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ZD130),项目负责人:程章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项目负责人:吴承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唱和诗词研究”(04BZW035),项目负责人:巩本栋。

唐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活动纪事及君臣唱和诗集。武平一编。前七卷记景龙二年(708)至四年间,中宗与修文馆学士等朝臣宴游,收录君臣唱和之诗。后三卷为诸学士传。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文水人,颍川郡王载德之子,博学通《春秋》,工文辞。中宗时为中书舍人,兼修文馆直学士,迁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多次上疏劝中宗抑母党,诚逸豫,不能用。玄宗朝贬苏州参军,徙金坛令,卒。《新唐书》卷一一九有传。《崇文总目》卷四“传记类”、《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杂传记类”、尤袤《遂初堂书目》“故事类”、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三“传记”类等,皆著录为十卷。《通志》注:“李峤、宗楚客等二十四学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七“传记类”著录仅八卷,谓:“唐修文馆学士武甄平一撰记。中宗初置学士以后馆中杂事,及诸学士应制、倡和篇什、杂文之属,亦颇记中宗君臣宴褻无度以及暴崩。其后三卷为诸学士传。今阙二卷。平一以字行。”^[7]卷7“传记类”,p197 据《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载中宗神龙二年(706)改弘文馆为修文馆,景龙二年四月“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征攻文之士以充之”^[8]卷64“史馆杂录”下,p823,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苏颋为直学士,计24人。后补崔日用、褚无量、李迥秀、张说、上官婉儿,总29人^[3]上编《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文馆学士群,p44。前后两年间,凡天子宴会游豫,或有所感即赋诗,学士及朝臣得从者皆属和。诗作虽不过颂功德、记游宴、叙恩从及描写山水节序,然亦可见承平气象。所作多五七言律诗,富丽精工,对律诗的进一步成熟及尚文之风的鼓荡有积极意义。武平一编纂此书,前记游宴之事,后附学士传记,并非专为所录之诗而作,而对后代诗歌总集编纂具有启发意义。原书至明代散佚,今人贾晋华辑得纪事66则、诗366首、断句4、词5首、序4首、学士传8则,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三、《白云记》一卷,唐徐彦伯编

唐睿宗、太子李隆基、李适、徐彦伯、宋之问、李峤等唱和诗集。徐彦伯编。彦伯,兖州人,名洪,以字显,自幼工文辞,中宗时累官至给事中,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中宗复位,改太常少卿,以修《武后实录》封高平县子,为卫州刺史,官至太子宾客。《新唐书》卷一一四有传。睿宗景云二年(711),诏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至京师,问其学术,及放还,睿宗作诗送之。皇太子李隆基与群臣并和。其中尤以李适和诗为最,称司马氏高尚之致,“其词甚美。当时朝廷之士无不属和,凡三百余人。徐彦伯编而叙之,谓之《白云记》,颇传于代”^[9]卷190中《文苑传·李适传》,p5027。司马承祯,号白云子,生平行事略见唐沈汾《续仙传》卷下等。李适,字子至,京兆万年人,武后时预修《三教珠英》,迁户部员外郎,景龙初为修文馆学士,睿宗时为中书舍人,转工部侍郎,生平略见《新唐书》卷二百二,原有集二十卷,今《全唐诗》卷七十存诗一卷,多应制之作,而无此诗。唐芮挺章《国秀集》卷上选录李峤《送司马先生》,宋李庚、林师藏《天台集》卷上录李隆基《送司马炼师归天台山》、《文苑英华》卷二二七“道门”录沈佺期《同工部李侍郎送司马白云归天台》、《全唐诗》卷五十三收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白云记》存诗仅此4首。

四、《朝英集》三卷,唐贾曾编

玄宗等君臣送张说巡边唱和诗集。贾曾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玉海》卷五九《艺文》作《开元朝英集》,余同)曰:“《朝英集》三卷,开元中,张孝嵩出塞,张九龄、韩休、崔沔、王翰、胡皓、贺知章所撰送行歌诗。”据傅璇琮考证,张孝嵩于开元初代郭虔瓘为安西都护兼北庭节度使,在西北边境多年,至开元十年(722)或十二年转太原尹,与此诗集不符。因疑此集“乃是开元十年王翰、张九龄等送张说赴朔方巡边的,宋人误记,乃以张说为张孝嵩”^[10],其说甚是^①。开元十

^① 陈尚君先生指出,以此书为送张说巡边作,仍有若干疑点。这些疑点主要是,送张说巡边,唐玄宗首唱,《新唐书·艺文志》却未提及,而所及之崔沔,张说集中又不存其诗,且张孝嵩迁太原尹,是否曾归京师,亦不详。参见其《唐代文学丛考》216页。本文认为,这些疑点固有待再研究,然尚不足以否定此集为送张说巡边唱和之作。

年闰五月壬申，兵部尚书张说赴朔方巡边（事见《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玄宗作诗相送，张说并朝中群臣奉和者 21 人，贾曾作《饯张尚书赴朔方奉勅撰序》曰：“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远也。若木还照，前茅启行。听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转旆。歌事者每怀靡及，念离者跂予望之。诚志在心，发言同唱。天子有命，式叙清风。请编出车之什，以继丞人之雅。”^①其 21 人为：张说、源乾曜、张嘉贞、宋璟、卢从愿、许景先、韩休、徐知仁、崔禹锡、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苏晋、王光庭、袁晖、席豫、张九龄、徐坚、崔日用、贺知章。《张燕公集》卷四附同时奉和者 17 人，缺胡皓、王丘、崔泰之。《文苑英华》卷一七七“应制”十全载玄宗诗并 21 人所和。诗皆五言排律，为张说壮行，以宣扬国威、早奏凯旋和夸美张说为主，风格遒劲壮丽。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五多引诸人诗，并谓：“明皇送张说巡朔方，赐诗云：‘命将绥边服，雄图出庙堂。’说应制诗有‘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之句。张嘉贞云：‘山川看是阵，草木想为兵。’卢从愿云：‘伫闻歌杖杜，凯入系名王。’徐知仁云：‘由来词翰手，今见勒燕然。’皆取制胜之义，独九龄诗云：‘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天与三台座，人当万里城。朔南方偃革，河右誓扬旌。’又曰：‘威风六郡勇，计日五戎平。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大抵取旋师偃武之义。宋璟诗云：‘以智泉宁竭，其徐海自清。’亦有深意也。”^[11]卷 15“张九龄”，p417 是书收诗仅 22 首，不足《新唐书》著录三卷之数，疑当日編集不限于玄宗与张说等人此次唱和之诗，或亦阑入前后其他唱和之作。观《张燕公集》卷二至卷四，多为唐玄宗御制与张说等群臣奉和之诗，岂即所谓《朝英集》乎？又《文苑英华》自卷一六八至一七八，编“应制”诗达 11 卷，多为唐太宗至玄宗数朝君臣唱和之作，初唐唱和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对唐诗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

五、《龙池集》一卷，唐蔡孚编

玄宗开元初君臣唱和诗集。蔡孚编。《册府元龟》卷二一《帝王部·徵应》载：“开元二年六月，左拾遗蔡孚献《龙池集》，王公卿士以下凡百二十篇，请付太常寺。其辞合音律者，为《龙池乐章》，以歌圣德。从之。初，帝在藩，与宋王等居于兴庆里，时人谓为‘五王子宅’。及景龙末，宅内成池涌出，泛滟清莹，流之不竭，中有龟龙游焉。故群臣歌之。”^②龙池诗当为玄宗首作，群臣和之。《全唐诗》卷六四收姚崇和诗，即作《奉和圣制〈龙池篇〉》。原书久佚，而从集中选出的“辞合音律者”10 首，载于《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三、《唐文粹》卷十、《乐府诗集》卷七等。题为《享龙池乐章十首》，10 人依次为姚崇、蔡孚、沈佺期、卢怀慎、姜皎、崔日用、苏颋、李义、姜晞、裴璠，皆署官名。

六、《偃松集》一卷，唐蔡孚编

玄宗开元中蔡孚等人唱和诗集。蔡孚编。《日本国见在书目》“总集家”著录^[12]。陈尚君疑即蔡孚所编，甚是^[13]²⁰³。蔡孚作《偃松篇》进呈，玄宗和之。宋吴淑《事类赋》卷二四“松”字条云“蔡孚赋之而成篇”，注引唐韦述《两京记》曰：“蔡孚有《偃松篇》，玄宗和之，刻石。”^[14]卷 24，p1013 一时和者甚众。《张燕公集》卷七有《遥同蔡起居〈偃松篇〉》，乃张说在岳州作，故称“遥同”。张诗曰：“清都众木总荣芬，传道孤松最出群。名接天庭长景色，气连宫阙借氛氲。悬池的的停华露，偃盖重重拂瑞云。不借流膏助仙鼎，愿将楨干捧明君。莫比冥灵楚南树，朽老江边代不闻。”为七言五韵^③。《唐文拾遗》卷十八韦璞玉《大唐故朝议郎京兆府功曹上柱国韦君墓志铭并序》载韦希损“尝应制和蔡孚《偃松篇》曰：‘大厦已成无所用，唯将献寿答尧心。’作者称之，深以为遗贤雅制矣”^[15]。韦希损时为京兆府功曹，可知应制而和者甚多。今原书久佚，蔡孚诗亦不可见，仅存张说 1 首、韦希损断句而已。

七、《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编者未详

① 《张燕公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34 年，傅增湘先生得影宋本《张说之集》三十卷，较四库本多后五卷），第 1065 册，683-684 页。

② 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十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第 1 册）：211。另，《唐会要》卷二十二“龙池坛”条、《册府元龟》卷三十七《帝王部·颂德》等亦载此事。

③ 明人或去末两句，以为律诗，如高棅《唐诗品汇》卷 82；或以为古诗如陆时雍《唐诗镜》卷 7 即置于七古中。

鲍防、严维、吕渭等人联句唱和诗集。编者未详。代宗宝应元年(762)至大历五年(770),薛兼训任浙东观察使,辟鲍防为从事,时江南文士在幕府中甚多,常多文会,会必联句。前后参与者达57人之多,今可考者38人:鲍防、严维、刘全白、吕渭、谢良辅、丘丹、吴筠、宋迪、贾弇、陈允初、张叔政、周颂、郑槩、裴晃、庾癸、贾肃、萧幼和、徐嶷、张著、范绛、沈仲昌、贾全、王纲、段格、刘题、秦禹、李聿、李清、袁邕、崔泌、杜倚、范橙、樊珣、刘蕃、任逵、杜奕(另有名无姓者两人)^[3]上编《〈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与浙东诗人群》,p74-85。遂有此集。《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感慨盛衰,寄情山水,写景状物,风格清丽,在唐诗史中很值得注意。原书元代尚存,后散佚。贾晋华从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桑世昌《兰亭考》、计有功《唐诗纪事》等书中辑得逸诗38首、偈11首、序2首。辑本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八、《吴兴集》十卷,唐颜真卿编

颜真卿、僧皎然等人唱和诗词总集。颜真卿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著录于“别集类”颜真卿名下,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据贾晋华考,殷亮《颜鲁公行状》说:“此外饯别之文及词客唱和之作,又为《吴兴集》十卷。”^[16]卷514,p5230 此书当为代宗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颜真卿任湖州(玄宗天宝间曾改称吴兴郡)刺史期间,与文人词客唱和之总集。颜真卿于大历八年正月到任,不久即召文士30人编集《韵海镜源》,次年九月编成。其间以文会友,与士人往来唱酬颇多,直至大历十二年罢吴兴任。参与诗会的文士前后可考者约95位,如陆羽、萧存、袁高、吕渭、刘全白、吴筠、张志和、耿纬、杨凭、杨凝、李阳冰等,皆曾与会。多写宴集之乐,描绘江南山水风景,既有安史乱后的感伤情绪,亦有流连山水的恬淡之思,同时亦表现出以诗消遣娱乐的倾向。湖州诗会之联句,继浙东联唱后有进一步发展,对中唐韩愈等人的联句唱和有重要影响。其中,颜真卿与张志和等人唱和的《渔歌子》25首,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①。其集久佚,贾晋华据《颜鲁公文集》、《昼上人集》等,辑出诗58首、词20首、文10篇^[3]上编《〈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下编《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p86-101,295-327。

九、《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宋陈振孙编

张志和、颜真卿等唱和词并颜真卿等述张氏行事碑传集。宋陈振孙编。张志和,字子同,金华人,明经擢第,肃宗时待诏翰林,贬南浦尉,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著录,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7]卷15,p449 可知此书为陈氏所编。张志和原作5首见于《尊前集》。他人所和今见于《金奁集》尚有15首,然已失其名^[17]。其兄张松龄所和1首见于《花草粹编》卷一等。宪宗元和年间,张志和《渔歌子》传至日本,嵯峨天皇及皇女智子内亲王、滋野贞主各有和作5首,见夏承焘《域外词选》。宋高宗亦有和作,可见其影响之大^②。

十、《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贞元朝英六言诗》)一卷,编者不详

刘太真、顾况、柳浑、包佶等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一卷。《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同。《文苑英华》卷七一六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记此事,谓顾况“宣平里环堵之宅,嘉木垂阴,疏篁孕清”,柳浑等访之,“披襟啸风,境邈神王”,遂相与唱和,“乃赋六言诗以纪会。既明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目。举国传览,以为盛观”^[18]卷716,p3699。刘太真于贞元四年(788)曲江应制诗第一,此集以其首唱并为序,疑是书亦刘氏所编。原集已佚,《全唐诗》卷二百五存包佶《顾著作宅赋诗》:“几年江海烟霞,乘醉一

① 颜真卿、张志和等唱和诗,可参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45等。

② 孙绍远《声画集》卷八载陈子高《奉题董端明渔父醉乡烧香图十六首·渔父七首》其六注云:“上驻蹕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49册,927页)。

到京华。已觉不嫌羊酪，谁能长守兔置。脱巾偏招相国，逢竹便认吾家。各在芸台阁里，烦君日日登车。”^[19]卷205，p2142 诗皆六言，上承汉魏六朝，下启晚唐宋人六言诗创作，最值得注意。

十一、《秦刘唱和诗》一卷，唐秦系编

秦系、刘长卿唱和诗集。秦系编。秦系，字公绪，越州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公府屡辟不至，张建封奏加校书郎。自号东海钓客，与刘长卿善。《新唐书》卷一九六有传。此集不见于著录。秦系称：“今业六义以著称者，必当唱酬往复，亦所以极其思虑，较其胜败。”故与刘长卿颇多唱和。德宗贞元七年，权德舆与秦系相遇润州，秦系有感于刘长卿已逝，遂“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重名强敌”。权德舆为序，谓长卿“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伍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词或约而旨深，类乍近而致远。若珩佩之清越相激，类组绣之玄黄相发。奇采逸响，争为前驱。至于室家离合之义，朋友切磋之道，咏言其伤，折之以正”^[18]卷716，权德舆《秦徵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p3703。原书久佚。《全唐诗》卷二六〇编秦系诗一卷，原集中仅《耶溪书怀寄刘长卿员外》1首。刘长卿诗，《全唐诗》编为五卷，与秦系唱酬诗，仅卷一四七《赠秦系徵君》、《秦系顷以家事获谤因出旧山每荷观察崔公见知欲归未遂感其流寓诗以赠之》、《夜中对雪赠秦系时秦初与谢氏离婚谢氏在越》、《见秦系离婚后出山居作》、《酬秦系》及卷一五〇《赠秦系》数首。

十二、《盛山唱和集》一卷，唐权德舆编

唐次等唱和诗集。权德舆编并序。唐次，字文编，德宗贞元八年至十九年为开州刺史。在郡达12年。唐次能诗擅文，“以英华籍甚，辉动朝右。书法草奏，为明庭羽仪。谈者谓翰飞密侍，润色名命，如取诸怀之易也”。其在开州所为诗，“凡汉庭公卿、左右曹、方国二千石、军司马、部从事，暨岩栖处士、令弟才子，稽合属和，二十有三人，共若干篇”^[18]卷712《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p3679-3680。开州隋时称盛山，天宝中曾改盛山郡，故以称名。《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著录。原书已佚。唐次诗亦不存。《全唐诗》卷三二二存权德舆《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累惠良药咏叹仰佩不觉斐然走笔代书聊书还答》，卷三一六武元衡《送唐次》等，当属集中诗。

十三、《僧灵彻酬唱集》十卷，唐僧秀峰编

僧灵彻大历至元和时与人唱和诗集。僧秀峰编。《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注：“大历至元和中名人。”灵彻，一作灵澈，俗姓汤，字源澄，会稽人。出家后住会稽云门寺，长于律学，擅诗文。初从严维学诗，大历时名播一时，与释皎然、刘长卿、权德舆、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皆有过从。事迹略见《刘禹锡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宋高僧传》卷十五、《唐才子传》卷三等。平生作诗近二千首，由其门人秀峰删取三百篇，编为诗集十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别集类”等著录。另，秀峰又取其与时人唱酬诗编为《酬唱集》十卷。二集今已不存。《唐诗纪事》卷七二“灵澈”条收刘长卿、吕温、刘禹锡、权德舆等与灵澈往来唱酬诗多首。《全唐诗》卷八一〇收灵澈诗16首，内《东林寺酬韦丹刺史》等数首原当在《酬唱集》中。皎然诗《全唐诗》编为七卷，内《山居示灵澈上人》、《宿法华寺简灵澈上人》、《送灵澈》、《灵澈上人何山寺七贤石诗》等疑原在集中。

十四、《断金集》一卷，唐令狐楚编

李逢吉、令狐楚唱和诗集。令狐楚编。《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等皆著录此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著录此书，谓：“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贵显所唱和诗也。后逢吉卒，楚编次之，得六十余篇。裴夷直名曰《断金集》，为之序。”^①书名取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义。其序全文已佚，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七犹存残文，曰：“二相未遇时，每有所作，必惊流辈。不数年，遂压秉笔之士。及入官登朝，益复隆高，我不求异，他人自远。”^[11]卷47“李逢吉”，p1290 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三四存一卷，《李相薨后题〈断金

^①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卷18“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07。此条又见于卷20“总集类”，文字较此为简，然注明裴氏作序在“开成初”。

集》诗曰：“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绝，珠泪万行新。”此卷中《游义兴寺寄上李逢吉相公》、《游晋祠上李逢吉相公》等，或即唱和集中诗。另有《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当为集中诗，误入李逢吉诗中^①。李逢吉诗《全唐诗》卷四七三存诗仅8首，内《送令狐秀才赴举》、《望京楼上寄令狐华州》2首或为集中之诗。

十五、《元白唱酬(和)集》十四卷，唐元稹、白居易编

元稹、白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白居易编。白居易多次言及此集，文宗大和二年(828)，其《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云：“曩者《唱酬》，近来《因继》，已十六卷，凡千余首矣。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20]第2册，卷22，p1464}此时《因继集》尚只二卷，故此集当为十四卷。同年，《因继集》又增一卷，编为三卷。故至武宗会昌五年(845)五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又说：“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中略)其文尽在大集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20]第6册，外集卷下，p3916-3917}元、白数十年唱和之诗，绝大多数已纳入此集和《因继集》。观大和五年元稹去世后白居易所作《祭微之文》可知，其曰：“贞元季年，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20]第6册，卷69，p3721}前谓“千余首”，此曰“九百章”，大致相合。而是书集外单行者，虽已不存，然元、白集俱存，其唱和往复之诗，披检多在，不必赘举，则又何幸也。

十六、《因继集》三卷，元稹编

元稹、白居易唱和诗集。元稹编。原有元稹序，已佚。白居易《因继集重序》详道其本末，云：“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自注：‘因继’之解，具微之前序中)。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余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中略)《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20]第6册，卷69，p3709}知此书陆续编成，共计三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曾著录《元白继和集》一卷，注：“元稹、白居易。”《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著录同，疑即此书。此书单行者佚，然元、白集俱在，《因继集》中唱和诗除元稹《春深》二十首等已佚失之外，其余仍多留存。

十七、《三州唱和集》一卷，编者不详

元稹、白居易、崔玄亮唱和诗集。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一著录：“《元白三州唱和诗》一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补出崔玄亮。《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诗总集”类则仅列书名。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自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时崔玄亮任湖州刺史。三人早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同登书判拔萃科，交往既久，又皆富文采，此时三州比邻，元、白唱和，崔玄亮附之，诗筒往来，颇得其乐。长庆四年，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三人唱和告一段落，遂有此集。原书已佚，然元、白唱和之诗，多存二人集中，崔玄亮诗见《全唐诗》卷四六六者，仅有2首，无湖州诗，当已佚失。其中元、白之作，多畅叙友情，题写山水，颇多佳作。如白居易《雪中即事寄微之》及元稹《酬乐天雪中见寄》、白居易《重题别东楼》和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以及元稹《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和乐天早春见寄》等，皆是其例。

十八、《杭越寄和(诗)集》一卷，编者未详

元稹、白居易、李谅唱和诗集。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提及此书^②。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穆宗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为杭州刺史。次年八月，元稹自

^① 陈尚君先生已指出此点，见其《唐代文学丛考》，208页。案此诗《文苑英华》卷245已误，《全唐诗》卷473袭之。

^② 见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宋刊本《刘宾客集》，1973年。

同州调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经苏州、杭州，与苏州刺史李谅、杭州刺史白居易相晤。因三州邻近，时相唱和，常常一诗兼寄二州。长庆四年，白居易迁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遂结为此集。原书已佚，今元、白唱和之作部分见于二人集中（《元氏长庆集》卷二二、《白氏长庆集》卷二三等）。李谅诗《全唐诗》卷四六三仅存1首，《苏州元日郡斋感怀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自注：时长庆四年也），即为集中之诗。

十九、《刘白唱和集》五卷，唐阿龟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初为二卷，白行简之子阿龟编。时在文宗大和三年，收大和元年至三年春以来刘、白在长安、洛阳往来唱和诗138首。三年三月，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五年，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迁苏州刺史，路经洛阳，唱和多日，刘禹锡至苏州任后，往来唱和仍多。次年遂增编一卷，名曰《刘白吴洛寄和卷》。武宗会昌五年，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又记此集，有“《刘白唱和集》五卷”云云，已增编为五卷。据贾晋华考证，所增第四卷即刘、白自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的唱和诗集《汝洛集》，第五卷则为自开成三年至会昌二年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与）的唱和诗集《洛中集》^①。此书《崇文总目》卷十一“总集类”著录一卷、《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总集类”等则著录为三卷。对于与刘禹锡的唱和，白居易曾说：“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前后相答，彼此非一。彼虽无虚可击，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绥，未尝失律，然得隼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所以辄自爱重。今复编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题此卷为下，迁前下为中，命曰《刘白吴洛寄和卷》。自大和六年冬送梦得之任之作始。”^{[20]第6册，卷69《与刘苏州书》，p3696}在《刘白唱和集解》中他又说：“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岂惟两家子侄秘藏而已。”^{[20]第6册，卷69《刘白唱和集解》，p3711}白居易的这些话，对二人的诗歌唱和尤其是对刘禹锡的诗作了中肯的评价，也道出了他自己诗歌创作的得失，颇值得玩味。此集原书南宋后佚失，二人唱和之作，刘诗多见于《刘禹锡集·外集》，为北宋时宋敏求从集中辑出，计107首，联句8^②；白诗多见于《白居易集》卷二四等。

二十、《汝洛集》一卷，唐刘禹锡编

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集。刘禹锡编。文宗大和八年，刘禹锡自苏州改汝州刺史，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人时有唱和。至开成元年，刘禹锡亦改官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与白居易朝夕相处，唱和更多，因编自汝州以来二人唱和诗为一卷，亦附刘禹锡与裴度等人唱和诗，名《汝洛集》^{[21]外集卷9《汝洛集引》，p1500}。《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此书，注“裴度、刘禹锡唱和”。贾晋华考订其后来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四卷。是书南宋时犹存。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引蔡宽夫《诗史》曰：“苏子容爱元、白、刘宾客辈诗，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诵，苦不爱太白辈诗。曾诵《汝洛集·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以为假对工夫，无及此联。”^③原集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出刘禹锡诗27首，联句3，编入《刘宾客集·外集》，白诗亦部分见于集中。贾晋华合刘、白集中诗辑得诗66首、断句1，见《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一、《洛中集》一卷，刘禹锡编

① 贾晋华，《汝洛集》、《洛中集》及《洛下游赏集》与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03-107页。

② 据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又，《直斋书录解題》卷16“别集类”著录曰：“《刘宾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中山刘禹锡梦得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襄裒其遗文，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

③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63页。贾晋华曾指出，所谓《九日送人》，非刘禹锡诗，而是张贲《贲中间有吴门旅泊之什多垂见和更作一章以伸酬谢》中诗句，见《松陵集》卷9（《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06页），当是苏颂误记。然其喜爱元、白、刘唱和之诗，则是没有问题的。

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已提及此书，《宋史》卷二百九《艺文志》八总集类著录。是书收开成三年至会昌二年刘、白（牛僧孺、王起、裴度等人亦曾参与）唱和诗，后又编为《刘白唱和集》第五卷。原书已佚，宋敏求从中辑刘禹锡诗 30 首、联句 5 入《刘宾客外集》。贾晋华合刘、白集中诗辑得诗 147 首、断句 6，见《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二、《洛下游赏宴集》十卷，白居易编

白居易、徐凝等人唱和诗集。白居易编。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谓，又有“《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世”^[20]第6册，外集卷下，p3916-3917。陈尚君认为此书“应为居易退居香山后，与诸友游赏宴会之集”^[13]210-211，甚是。集中涵括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期间与诸多文士唱和的大部分作品。参与唱和之人，据贾晋华考，有徐凝、崔玄亮、李绅、裴度、牛僧孺、皇甫曙、胡杲、吉皎、刘真、郑据、卢贞、张浑等人，其诗诸别集、总集中所存，尚有诗 223 首、断句 9，贾晋华收入《唐人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三、《彭阳唱和集》三卷，刘禹锡编

令狐楚、刘禹锡唱和诗集。刘禹锡编。刘禹锡与令狐楚订交在宪宗元和末，至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前后交往近 20 年，时相唱酬。文宗大和七年，令狐楚因见《刘白唱和集》，遂致书刘禹锡，建议将其二人唱和之作结集成书。刘禹锡编成此书，收诗歌百余篇，勒成二卷，以令狐楚封“彭阳郡公”，故名《彭阳唱和集》。开成二年令狐楚卒后，刘禹锡又取大和七年以来二人唱和诗，编为一卷。合计三卷^[21]外集卷九《彭阳唱和集引》、《彭阳唱和集后引》，p1496-1498。《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刘禹锡诗今多见于其外集卷三，令狐楚诗《全唐诗》卷三三四仅存一卷，其中与刘禹锡唱和者数首而已。卞孝萱曾撰《令狐楚、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复原》^①，录刘禹锡诗 63 首、令狐楚诗 56 首（今存 7 首），附白居易和作 12 首、杨巨源和作 2 首、裴度及刘禹锡等人联句 1。陈尚君据《古今岁时杂咏》补令狐楚诗《九日黄白二菊花开对怀刘二十八》一首^[2]213。

二十四、《吴蜀集》一卷，刘禹锡编

刘禹锡、李德裕唱和诗集。刘禹锡编。穆宗长庆四年，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李德裕出任浙西节度使，镇润州，二人始相唱和。至文宗大和四年，李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仍与刘禹锡时有唱和，遂成此集。刘禹锡《吴蜀集引》云：“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21]外集卷9，p1499《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原书已佚，宋敏求辑刘禹锡诗 17 首入《刘宾客外集》卷七。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三《述梦诗》四十韵、卷四《重题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房公旧竹亭闻琴缅慕风流神期如在因重题此作》等，《全唐诗》卷四七五《上已忆江南襖事》、《北固怀古》等，皆为原集中诗。

二十五、《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编者不详

刘禹锡等人唱和诗集，编者不详。宋敏求《刘宾客外集后序》谓自此集辑录刘禹锡诗 86 首，今见于刘集卷五、卷六。从诗歌题目看，涉及唱和者有武元衡、元稹、李景俭、灵澈、韩愈、窦常、吕温、杨凭、马聪、杨於陵、李程、郑覃、杨归厚、王涯、温造、杨巨源、崔立之、冯宿、唐扶、韩泰、张籍、崔玄亮、王璠、严休复、裴度、郑澣、李绅、牛僧孺、皇甫曙等 30 余人，皆一时名流。《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等著录。诸人多有诗存世，与他人唱和而见于《全唐诗》者尚不在少数，如元稹、韩愈、张籍等，此不赘举。

二十六、《荆潭唱和集》一卷，唐裴均、杨凭编

裴均、杨凭唱和诗集。裴均，字思齐，河东闻喜人，裴光庭之孙，以明经为诸暨尉，德宗时历仕河南府参军、长水尉、膳部郎中、荆南节度使，宪宗元和中仕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封郾国公。《新唐书》

① 中华文史论丛，1980（第 1 辑）。卞孝萱文集：第 2 册。凤凰出版社，2010：123-139。

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著录其《寿阳唱咏集》十卷、《渚宫唱和集》二十卷、《岷山唱咏集》八卷等，亦擅诗。《新唐书》卷一百八有传。杨凭，字虚受，弘农人，代宗大历九年进士第一，历仕德宗、顺宗、宪宗数朝，元和时官至京兆尹。与其弟凝、凌俱有文名，号称“三杨”。两《唐书》有传。德宗贞元十八年，杨凭以太常少卿出为湖南观察使。次年，裴均以膳部郎中出为荆南节度使行军司马，继升任节度使。公事之余往复唱和，两府部属亦有参与唱和者，因编成此书，韩愈为《荆潭唱和诗序》。《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总集类”等著录。原书已佚，裴均诗今亦不可见，杨凭诗《全唐诗》卷二八九编为一卷，其中《春情》、《赠马炼师》^①、《送客往荆州》、《湘江泛舟》等数首，疑为集中诗。此集虽久佚，但因韩愈为之作序，在文学史上十分著名，韩愈序本身更是以“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之论，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二十七、《盛山十二诗联卷》，唐韦处厚编

韦处厚等人诗歌唱和集。韦处厚编。韦处厚，字德载，京兆人，元和元年进士，同年登才识兼并茂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历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右拾遗等。元和十一年以党韦贯之贬开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回朝，任户部郎中，迁中书舍人。穆宗长庆二年加史馆修撰，三年权兵部侍郎、知制诰。敬宗宝历二年拜相。文宗太和二年封灵昌郡公，卒。《旧唐书》卷一五九本传谓其“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赡逸”。是集即作于其出任开州刺史时。开州有盛山，隋称盛山县，唐天宝元年曾改盛山郡。山在州西北，风景秀丽。韦处厚至开州后，与属官漫游山水，作《盛山十二诗》，题咏山水，依次有宿云亭、梅溪、茶岭、流杯渠、盘石磴、桃坞、竹岩、琵琶台、胡芦沼、隐月岫、绣衣石榻、上土泉瓶 12 处名胜^②。诗皆五绝，风格清丽。时温造自监察御史出任开州司马，为作《盛山宿云亭记》^③并有和诗。此后，韦处厚以诗分赠友人，多有和者。至穆宗长庆二年，时已回京任中书舍人、史馆修撰的韦处厚，遂将前后 10 人所和结集成编，请韩愈作序。序云：“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中略）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韦侯为中书舍人，侍讲六经禁中，名处厚。和者通州元司马名稹为宰相，洋州许使君名康佐为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为中书舍人，李使君景俭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谔为秘书监，温司马造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22]卷11, p1235-1236}和者 10 人，韩愈仅举出 6 人，其余 4 人今可知者有张籍。韦处厚原作今存，和诗则除张籍《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尚存外，余皆已不可见。

二十八、《汉上题襟集》十卷，唐段成式编

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唱和诗集。段成式编。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十一、《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总集类，皆著录是书。《通志》注：“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酬答诗、笺。”《郡斋读书志》卷二十亦云：“《汉上题襟集》十卷，右唐段成式辑其与温庭筠、余知古酬和诗笔笺题。”^{[23]卷20, p106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此书仅三卷，谓：“唐段成式、温庭

①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卷 35 作《戏赠马炼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349 册，页 291），可从。

② 此处 12 诗，据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 21 韩愈《开州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后所附韦诗与张籍和作顺序。《全唐诗》卷 479 所收韦处厚诗，与此顺序不同。从唱和的习惯看，和作一般应与原唱顺序一致。故当依张籍和作及韩集所附韦诗之序（张籍诗据《张籍集系年校注》本，徐礼节、余恕诚校注，中华书局，2011 年）。又，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 4 载“开州碑记”中，有“《盛山宿云亭记》石”，云：“在州西北三里，唐元和十三年，刺史韦处厚诗，温造撰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82 册，571 页）亦可证《宿云亭》一诗应为组诗之首。

③ 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其十一《绣衣石榻》题下自注：“为温侍御置。”（其十二《上土泉瓶》题下又有“为柳律师置”，亦必为当时盛山之僧）陶敏先生据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考温侍御即温造，此从之（《全唐诗人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708-709 页）。而宋魏仲举《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十一引樊汝霖注曰：“温造时为武陵司马，今诸本皆亡州名，亦疑脱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74 册，361 页）温造贬朗州刺史，在穆宗长庆元年十二月，史有明文，不言其为司马，且时间在韦处厚任开州刺史之后，不但与诗中所云“为温侍御置”不符，也与王象之所载温造所记并刻石事不合，故樊注不可取。

筠、庭皓、余知古、韦蟾、徐商等倡和诗什、往来简牍，盖在襄阳时也。”^{[7]卷15, p442}徐商镇襄阳，在宣宗大中十年至十四年。时段成式因事免官，退居襄阳。温庭筠、庭皓兄弟等亦游处幕府。先后参与唱和之人，除上述段成式等六人外，尚有掌书记韦蟾、观察判官王传、副使李鹭，庭皓、卢郾、元繇等^①。其诗文多为唱和赠答之作，内容则“大抵多闺闼中情昵之事”^{[24]别集卷26“《汉上题襟》”，p930}，风格绮丽。此书清初尚存^②，贾晋华辑得诗48首、断句10、赋1篇、连珠2首、书简19篇，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

二十九、《松陵集》十卷，唐陆龟蒙编

皮日休、陆龟蒙等唱和诗集。陆龟蒙编，皮日休序。松陵即吴江，属苏州。《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通志》卷七十《艺文略》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总集类”等皆著录。懿宗咸通十年(869)，崔璞以谏议大夫出任苏州刺史，辟皮日休为从事，陆龟蒙以诗谒之，遂与皮往复唱和，长达一年，得诗658首，编成十卷，崔璞、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马都、浙东观察推官李穀、前进士崔璐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亦偶相随唱和，因亦附入。其唱和之作，或壮怀激烈，抒写用世之心；或感慨现实，发不平之鸣；或记录隐逸生活，描写吴地山水，如皮日休所说，二人“道义志气，穷达是非，莫不见于是”^③。诗歌风格或奇崛瘦劲，或清丽雅致，不拘一格。韩、孟、元、白之后，苏、黄之前，皮、陆为唱和诗之巨擘，影响颇大。此集今有陶氏涉园影宋本，最佳。通行本则有明弘治间刘济民刊、都元敬校本。

三十、《(高辇)唱和集》，五代后唐高辇编

高辇、李从荣等唱和诗集。高辇编。李从荣，五代后唐明宗次子，天成四年(929年)，为河南尹。史称其喜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25]卷51《唐书·宗室列传》}时高辇为谏议参军，因编成此集。长兴中，秦王李从荣以本官充天下兵马大元帅。后以谋反被杀，高辇亦坐诛。齐己早见此集，《白莲集》卷四《谢高辇先辈寄新唱和集》曰：“敢谓神仙手，多怀老比丘。编联来鹿野，酬唱在龙楼。洛浦精灵慑，邙山鬼魅愁。二南风雅道，从此化东周。”^{[26]卷4, p358}卷三又有《寄还阙下高辇先辈卷》诗。李从荣诗今皆不存，高辇诗今《全唐诗》仅存《棋》诗一首，《唐诗纪事》卷七五谓高辇依附李从荣，并引其《棋》诗句，疑即原集中诗。

以上所录唐五代唱和诗词总集30种(其中唱和诗歌总集28种，诗词合编者与唱和词集各1种)，虽不能说已将唐五代唱和诗词集包罗殆尽，然最主要的唱和总集皆已在其中，其结集之多，士人所重，为后代所不及，充分反映出唐五代唱和诗词面貌及唱和之风的兴盛。且这些总集几乎都是当日参与唱和者所编，即使其中一部分已不完整，无疑已将唐五代诗歌总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扩展了许多。从唱和诗总集多有明确的编纂宗旨和体例来看，唱和诗歌总集亦应属唐人选唐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现存唐人选唐诗不过13种^[27]，且亦有残缺不全者。那么，数量是现存唐人选唐诗两倍多的唱和诗歌总集，又岂是研究者可轻易忽略的？

在上述30种唱和诗词总集中，属于君臣唱和者6种，州郡府主与幕僚的唱和集9种，诗友唱酬者14种。其中君臣、州郡府主、幕僚之间的唱和，与酒朋诗友之间的唱和，在数量上大致各占一半，时间上则前者(主要是君臣唱和)多出现在初盛唐，后者多在中晚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唱和在诗词唱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君臣唱和诗要求作得华美、典雅，要有富贵雍容之态，不露浅薄衰飒之象。能符合这一要求的诗体，在初唐非新体、近体诗莫属。因为这一体裁最讲究辞藻、声

①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307。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146-149页。

② 王士禛《居易录》卷2曰：“《汉上题襟集》，今潜江莫进士与先家有之，予托门人朱载震借钞，则云携游江右，寄鄱阳人家，失之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9册，323页)

③ 《松陵集序》，见陶氏涉园影宋本《松陵集》卷首。

韵、对偶等。如唐太宗与许敬宗、颜师古等人的唱和，就几乎都是新体，并且有些诗五言八句，又讲究声律，已很接近律诗。像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唐太宗《饯中书侍郎来济》、许敬宗《奉和初春登楼即目应诏》等都是。到唐高宗、中宗、玄宗之时，这种诗更多，律诗更多。再如被称为律诗之功臣的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诗，三分之一以上（以今存诗计算）是新体或近于律诗的奉和应制诗。其中上官仪的诗几乎都是应制诗，杜审言今存五七言律诗 28 首，与君王等唱和的作品就占了 17 首。而且，那些被推为初唐律诗代表作的，也多是奉和应制诗。由此可见君臣唱和之有功于律诗的发展和完善。

从诗友唱和总集的数量和出现的时间看，又可看出，诗词唱和自中唐以后已逐渐成为士人文学艺术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对彼此双方诗词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也是不言自明的。比如元稹与白居易关于新题乐府诗的唱和，元和五年春元稹被贬江陵途中与白居易的诗歌唱和，韩愈与孟郊贞元后期在汴州的唱和等，都是通过彼此的诗歌唱和，相互学习，从同立异，竞相超越的显例。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参考文献：

- [1] 吴企明. 唐音质疑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1-153.
- [2] 陈尚君. 唐代文学丛考[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3] 贾晋华.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4] 陶敏,李一飞. 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5] 饶宗颐. 词集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6] 王溥. 唐会要[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07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7]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 王溥. 唐会要[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06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9]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 傅璇琮. 唐代诗人丛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03:46.
- [11] 王仲镛. 唐诗纪事校笺[M]. 成都:巴蜀书社,1989.
- [12] (日)藤原佐世. 日本国见在书目[G]//贾贵荣,辑. 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 10 册.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533.
- [13] 陈尚君. 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M]//唐代文学丛考.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14] 吴淑. 事类赋[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92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15] 陆心源. 唐文拾遗[G]//董诰,等. 全唐文:第 11 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563.
- [16] 董诰,等. 全唐文:第 6 册[G].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7] 曹元忠. 金奁集跋[G]//唐宋人選唐宋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83.
- [18] 李昉,等. 文苑英华[G]. 北京:中华书局,1966.
- [19] 彭定求,等. 全唐诗[G].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0] 谢思炜. 白居易集笺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1] 瞿蜕园. 刘禹锡集笺证:下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2] 刘真伦,等.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23]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M]. 孙猛,校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4] 祝穆. 古今事文类聚[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27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5] 薛居正,等. 旧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6] 齐己. 白莲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84 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27] 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G].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韩云波